

前漢演義

永泰黃士恆著
閩侯郭文華

第四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元史演義

定價 六冊
一元 四角

吾國文化至兩宋而極盛。獨惜其禦侮無方。終爲元人所併。讀史者有餘憾焉。解天散人點竄舊史。再興宋朝。爲孱王吐氣。令人一覽稱快。於胡元一代興亡始末。大體亦已瞭然。通體筆墨酣暢。興會淋漓。洵近世一奇書也。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前漢演義（下編）

第一百六十回

忤奸人賈楊坐罪

重宦豎周張無權

話說元帝聽信讒言。貶逐周堪張猛。正中石顯之計。心中尙不覺悟。不久反將政事大權交與石顯掌管。原來元帝自卽位以來。素體多病。又兼性喜音樂。終日在宮。藉著吹彈歌唱。消遣歲月。懶親國政。便想擇一親信之人。委以政事。免得自己勞神。無如揀來揀去。覺得滿朝文武。竟無一人可靠。只有石顯似比衆人略勝一籌。因此決計將大小政事。委其辦理。

讀者試想當日朝中羣臣人數不爲不多。何無一人能中元帝之意。卻單單選著石顯。只因元帝意中。以爲一班朝臣。無論何人。皆有家族。既有家族。卽有許多親戚朋友。糾纏不清。但使一人得志。便呼朋引類。成羣結黨。布滿朝廷。罔利營私。敗壞國政。其弊甚大。

惟有宦官不曾娶妻生子。既無親戚。又兼一向住在宮中。不與外人交接。更無朋友。孤單一身。倒覺乾淨。但使其人居心忠直。辦事勤慎。便能奉公盡職。不必其才能學問。勝於他人。只因所處地位不同。便可免植黨營私之弊。元帝主意既定。又見石顯自先帝時久在中書供職。並無大過。因此放心委任。全然不疑。誰知石顯既得專政。便引用牢梁爲中書僕射。五鹿充宗爲尙書令。又有伊嘉陳順皆在尙書。當權用事。五人結爲死黨。盤踞朝廷。一時趨炎附勢之徒。來投門下者。皆得高位。若守正不阿。忤了五人之意。便設計陷害。或死或貶。因此滿朝公卿。見了五人。無不畏懼。真是勢燄熏天。炙手可熱。元帝坐在宮中。何曾知得。時人爲之歌道。

牢耶石耶。五鹿客耶。印何疊疊。綬若若耶。

當日周堪張猛被貶之後。不久又有待詔賈捐之。被石顯陷害而

死。賈捐之字君房。乃賈誼曾孫。元帝卽位之初。曾詣闕上書。得待詔金馬門。適值永光元年。珠崖郡人民造反。朝廷起兵往討。連年不定。說起珠崖一郡。本係武帝平定南粵時設置。地在海中。長廣約有千里。戶口二萬餘。居民生性蠻悍。未受教化。官吏又用嚴刑酷法對付。自從設郡以來。每隔數年。便反一次。皆由朝廷派兵征服。此次亂勢更大。用兵一連三年。未能平定。元帝下詔羣臣會議。起大軍征之。賈捐之建議道。現在關東連年被災。人民窮困流離。此乃心腹之疾。珠崖僻在海外。其人民譬如魚鼈。不足置爲郡縣。請遂棄珠崖。專恤關東爲是。元帝依言。乃下詔罷去珠崖郡。其人民慕義來歸者。遷入內地居住。賈捐之自此次建議後。頗得元帝信任。不時召見。所言多被聽從。此時正值石顯專權用事。捐之心知石顯奸邪。因見元帝甚加寵

信。未敢進言其罪。但對旁人頻說石顯短處。事爲石顯所聞。暗想道。蕭望之周堪乃是主上師傅。顧命大臣。尙被我弄個小術。或貶或死。况他不過新進小臣。竟敢大膽來捋虎鬚。眞屬可笑。我若不將他懲治。何以儆戒他人。石顯因此心恨捐之。便在元帝前訴說捐之罪過。賈捐之因此不得補官。且不得常見元帝之面。讀者試想石顯久掌樞機。日在元帝左右。言聽計從。聲勢何等煊赫。賈捐之與之作對。不啻以卵敵石。但是捐之旣覺石顯是個小人。又敢向人前譏刺。豈不知石顯必然懷恨。何妨明白上書參劾石顯一番。任憑他罷職辦罪。落得青史留名。不愧是賈誼孫子。再不然便辭職歸隱。不與小人同朝。也合於明哲保身之道。誰知賈捐之素來熱心仕宦。雖被元帝疏遠。仍不肯見幾而去。心中但望有人在主上前出力保奏。倘蒙召見。便可希冀進用。賈捐之思來

想去。忽然記起自己一個密友。卽是長安縣令楊興。現以材能得寵。今若託他介紹。必可成事。捐之想罷。便來與楊興商議。

當日賈捐之見了楊興。屏退左右。祕密商議。捐之先用言挑動楊

興道。現在京兆尹出缺。使我得見主上。一力保薦君蘭。字楊興京兆

尹唾手可得。楊興聽了心中高興。便也說道。主上曾說興比薛大

夫。卽薛廣德較勝。是興已蒙主上記憶。只須有人從旁一說。便可成事。

再者君房。字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。假使君房得爲尙書令。勝五鹿

充宗遠矣。捐之接口道。使我得代充宗爲尙書令。君蘭爲京兆尹。

京兆乃郡國之首。尙書乃百官之本。天下由此大治。賢士皆得進

身矣。捐之前保平恩侯。嘉許可爲將軍。期思侯並可爲諸曹。主上皆

依言任用。又薦謁者滿宣。主上卽命爲冀州刺史。今若保薦君蘭。

亦必如前。能得主上聽從。可無疑也。楊興聽捐之說到薦人如何。

得力。愈加高興。遂滿口答應道。我將來復見主上。定當面薦君房。捐之見其計得行。遂又談論他事。後來談到石顯。捐之又說他種種不好。楊興連忙阻止道。石顯正在貴幸。爲主上所信用。今欲進身。但依吾計。姑且投入彼黨。便可得志。捐之聞言。亦卽依允。楊興便邀同賈捐之。聯名擬成一書。保奏石顯。請元帝賜爵關內侯。並召用其兄弟。又由賈捐之作一書。保薦楊興爲京兆尹。二人商議既定。遂卽依言行事。

自古有言道。屬牆有耳。又道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石顯一向心恨捐之。暗地遣人尋他罪過。此次楊興與捐之密謀之事。竟被石顯聞知。立卽奏聞元帝。元帝下詔捕拏賈捐之。楊興下獄。使皇后父陽平侯王禁與石顯審判此案。二人回奏。說是賈捐之。楊興心懷詐僞。互相薦舉。冀得大位。又洩漏禁中言語。罔上不道。應請

依律辦罪。元帝准奏辦理。於是賈捐之竟坐死刑。楊興減死一等。髡鉗爲城旦。時永光元年。

到了永光二年三月。日食。三年十一月。地震。四年夏六月。日又食。元帝見連年災變仍是不止。想起周堪張猛被貶在外。眞屬冤枉。於是召到當日反對周堪張猛之人。面加責問道。汝等前言連年災變應在周堪張猛二人身上。吾已將他貶黜。現在災變並未止息。汝等又將歸咎何人。羣臣被責無言。只有叩首謝罪。元帝遂下詔褒美周堪。召之入京。拜爲光祿大夫。領尙書事。又拜張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。

周堪被貶在外首尾四年。此次雖然重管尙書。卻與從前時勢大不相同。一則元帝抱病。常在宮中。周堪難得見面。遇有要事。須託石顯代爲奏聞。是非可否。皆由石顯一言而決。二則尙書中除周

堪外尙有四人。卽牢梁、五鹿充宗、伊嘉、陳順。皆石顯之黨。周堪勢孤力弱。雖有張猛爲助。無如寡不敵衆。因此一無展布。加以周堪年紀已老。精神也不如前。過了一時。忽然得病。口不能言。不久便死。周堪旣死。石顯又向元帝前。誣奏張猛之罪。元帝欲將張猛下獄。張猛不甘受辱。便在公車門自刎而死。時劉更生被廢在家。聞知此事。暗自傷心。乃仿照離騷作成文字八篇。名爲疾讒摘要。救危世頌等。以寄悲憤之意。自蕭望之、周堪、張猛相繼而死。劉更生遂終元帝之世。不復進用。

卻說蕭望之之門生朱雲。自勸望之之自殺。心痛其師受冤。因此深恨石顯諸人。他素性本喜游俠。如今雖然變節讀書。年紀漸老。一腔血性。仍是不改。所結交大抵慷慨俠烈之輩。所惡是狐媚取容之人。但他朋友雖多。就中交情最密者。惟有陳咸。陳咸乃御史大夫。

陳萬年之子。陳萬年字幼公。沛郡人。由郡吏出身。歷官太守太僕。爲人清廉謹飭。但生性熱心仕宦。竭力奉事權貴。因此得至高位。當宣帝時丞相丙吉抱病。滿朝公卿皆往問候。陳咸時爲太僕。隨同衆人前往。丙吉便遣家丞出向衆人道謝。衆人聞言俱各散去。獨有萬年一人留在相府。直至夜間方歸。日日如此。及至丙吉病重。宣帝親臨看視。知其不起。因問羣臣中何人可勝公卿之位。丙吉遂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陳萬年三人。後萬年竟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。萬年又傾出家財交結許史。奉事樂陵侯史高。尤爲恭敬。因此得以保全祿位。

陳咸字子康。年十八歲。因父蔭得爲郎官。生性卻與其父相反。剛直敢言。自爲郎官。上書數十次。語多譏刺近官。宣帝奇其材能。升爲左曹。萬年見其子平日行爲。心中不喜。惟恐他結怨衆人。致遭

陷害。一日萬年病重。忽然記起此事。便呼陳咸到了牀前。教他遇事切勿任性。待人須要謙恭。萬勿直言衝撞。以致取禍。萬年年紀已老。惟恐其子不肯從。於是丁寧反覆。說了一大篇言語。直至夜半。尙自叨絮不休。誰知陳咸見其父言語。與己意見全然違背。實在聽不入耳。待欲出言辯駁。又因其父正在病中。不忍使他動氣。只得立在一旁。如癡如聾。任憑其父教戒。也不知說甚言語。捱到夜深。神思困倦。不覺垂頭睡去。萬年臥在牀上。一心但顧說話。何曾料到其子全然不聽。正在講得津津有味。忽聽得撲東一聲。萬年大驚。急忙坐起一看。未知萬年所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百六十一回

朱雲講經折奸黨

陳咸陷獄遇救星

話說陳萬年病中喚到其子陳咸。教戒一番。正講得津津有味。猛聽得屏風上響聲甚大。萬年驚疑。連忙起坐看時。原來牀頭排下



一架屏風。原爲遮風之用。陳咸睡熟。站立不住。便一頭觸在屏風上。連屏風都搖動起來。萬年見了。心中大怒。便令左右取出家法。喝令陳咸跪下。責問道。爲父好意教戒汝。汝反睡著。不聽

吾言。此是何故。陳咸被責驚醒。只得叩頭謝罪。口中說道。大人所言。均已備知大旨。不過是教咸諂媚而已。萬年見說。知他心性不能改變。遂也不再與言。

陳咸既與其父意見不同。平日最惡權貴。所結交都是名人豪傑。如蕭望之之子蕭育及朱博朱雲等。皆名聞一時。到了元帝初元五年。陳萬年病死。元帝拜貢禹爲御史大夫。時有華陰縣丞名嘉者。也是朱雲朋友。因見貢禹交結石顯。得爲御史大夫。朱雲學問精通。氣節高尚。反不得一官。因此心中不服。遂上書保薦朱雲。書中說道。御史大夫乃爲宰相之副。九卿之先。官高責重。必須慎選賢能。以充其職。今有平陵人朱雲。才兼文武。爲人忠正。甚有智略。可使食六百石俸。試署御史大夫。此奏既上。元帝發交羣臣會議。旁有太子太傅匡衡對道。大臣乃國家之股肱。萬姓所瞻仰。人君

所當謹慎選擇。今嘉從守丞而謀及大位。欲以匹夫超居九卿之上。非足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。昔日堯之用舜。文王之用太公。猶必先試之。然後授以官爵。何況朱雲。臣查朱雲平素好勇。時常犯法亡命。雖曾讀易經。頗有學術。但他行事。並無異人之處。今御史大夫貢禹。潔白廉正。經術通明。有伯夷史魚之風。海內皆知。而嘉竟欲使朱雲奪其位。妄相稱舉。疑有陰謀。此風漸不可長。請交有司查辦。元帝依言。發交有司。竟將華陰縣丞辦罪。

說起匡衡字稚圭。東海承縣。

在今山東嶧縣西北里餘。

人家世皆爲農夫。惟有

匡衡自少好學。家中甚貧。匡衡日間作工。晚間讀書。卻苦並無燈燭。不能見字。匡衡因見鄰家夜有燭光。但被土壁隔絕。不能照見。於是想得一法。就土壁上鑿成一孔。透出燭光。每夜將書就壁孔上映光讀之。後年已長成。又苦隣近書少。未得徧讀。聞說邑中有

個富家。姓文。名不識。家中藏書極富。匡衡便託人介紹。到其家中作工。主人給與工錢。匡衡辭謝不受。主人覺得奇怪。便問其故。匡衡說是但願徧讀主人之書。主人感歎。遂將書借之。匡衡既多讀書。竟成大儒。尤善說詩。一時儒生爲之語道。

無說詩。匡鼎

鼎也

正來。匡說詩。解人頤。

匡衡學問既好。名譽日高。得補平原文學。一時儒生皆仰其名。多上書薦之。宣帝使蕭望之。梁丘賀。問以經義。二人回奏。匡衡經學精通。宣帝不甚任用儒生。仍命匡衡歸官。元帝時爲太子。見匡衡所對甚喜。及元帝卽位。史高與蕭望之爭權。彼此結怨。長安令楊興因勸史高保薦匡衡。元帝用爲博士給事中。擢太子少傅。匡衡既由史高引進。又畏石顯之勢。此次貢禹拜爲御史大夫。本得力於石顯。兼之朱雲乃蕭望之門生。素爲石顯等所畏惡。匡衡熱心

仕宦。便藉此討好石顯。幸而朱雲事前並未預聞此事。故得免禍。朱雲因見朋友因他受罪。心中十分難過。又知自己爲權貴所忌。無由進身。卻也並不介意。誰知復有人在元帝前保奏。元帝下詔召之。只因當日講易經者本有數家。宣帝時梁丘賀講易盛行一時。五鹿充宗曾從梁丘賀學易。依附石顯。遂得貴幸。元帝亦喜其說。因欲參考各家學說。分別其異同之處。乃命充宗與講易諸家各依師說彼此辯論。定其優劣。充宗奉命便告知諸儒生。約期會集一處。諸儒生聞知此事。心中暗想五鹿充宗平日倚著權勢。日中無人。加以恃其口才。強詞奪理。我今若與辯論。勝了他並無好處。反招其怨。若屈服於他。豈非辱沒師說。不如謝絕不去。於是託言有病。紛紛辭謝不往。充宗只得據實奏聞。元帝聞言。不解其故。反以爲諸儒學問不及充宗。所以不敢到會。適有一人知得諸儒